



胭脂井

高阳 著

胭脂井

上

高阳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胭脂井 (下) YAN ZHI JING

高 阳 著

责任编辑: 刘明涛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2.25印张 2插页 260,000字

(长春市新大林大街102号)
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吉林市印刷厂印刷

印数: 1—18,500册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统一书号:10389·50定价:1.75元

胭脂井

下

高阳 著

时代文艺出版

出版说明

本书是台湾作家高阳所著长篇历史小说《慈禧全传》的第五卷。内容紧承上部《母子君臣》。

作品从袁世凯告密写起，到两宫西狩四京安葬珍妃止。对清宫内部矛盾的描写，对光绪与珍妃真挚爱情的描写，对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心理刻画与分析，都十分真实。所塑造的众多的各类人物形象，都使人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。

作者对义和团的描写，其历史观点显然不够正确。但所写到的历史事件，有的是在历史上实有其事的，如火烧大栅栏药房等。读者在阅读时应注意文学作品不是历史著作，勿以此为信史。

本书曾在台湾出版。原书各节无序号，现加序号，并校正错讹，以简化字横排，分两册出版，介绍给广大读者。

胭脂井(上) YANZHIJING

高 阳 著

责任编辑：刘明涛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
吉 林 市 印 刷 厂 印 刷
吉 林 省 经 营 发 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2.25印张 2插页 260,000字
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40,000册
统一书号：10389·49 定价：1.75元

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下了车，袁世凯不回小站的“新建陆军”营地；骑着马直驰金刚桥北洋大臣衙门，求见荣禄。

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——有个无可究诘而疑云重重的传说：大约二十年前，慈禧太后得了一场大病，御医会诊，束手无策；下诏命各省举荐名医。直隶总督李鸿章举荐前任山东泰武临道无锡人薛福辰；山西巡抚曾国荃举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杭州人汪守正，进京请脉，诊断慈禧太后所患的是“骨蒸”重症，细心处方，渐有起色。特降懿旨：薛福辰超擢顺天府尹；汪守正升任天津知府。这一恩遇，既是酬庸，亦为了地迩宫禁，诊治方便。

照历来的规矩，帝后违和，所有脉案药方，逐日交“内奏事处”，供大臣阅看。有那深谙医道的人，总觉得脉案极其高明，处方并不见得出色；甚至有时候有药不对症的情形。日子一久，才知道慈禧太后所患的是一种不能告人的病：小产血崩，经水淋漓。皇太后小产是天下奇闻；御医相戒，三缄其口，处方下药，亦就无的放矢了。

薛福辰和汪守正，到底是读书做官的，胸中别有丘壑。病症是看出来了；既然说不得就不说！托名症象相似，由积劳积郁而起的“骨蒸”，却将治小产血崩、经水不净的药，隐藏在治骨蒸的方子中。用“说真方、卖假药”的诀窍，对症

下药，果然收功。

这就又出现了一个疑问，如果说慈禧太后是武则天，谁又是“莲花六郎”？众口耳传，就是这位丰神俊逸、最讲究衣着的荣禄。

但是，二十年前的荣禄，并未因此加官晋爵，反倒失意了。当时南北两派势如水火；南派领袖沈桂芬与军机大臣大学士宝鋆，合力排挤附于北派领袖李鸿藻的荣禄；找个过错，交部议处，将荣禄由俗称“九门提督”的步军统领，一降而为副将。荣禄很见机，引疾奏请开缺，闭门闲居，到光绪十二年才外放为西安将军。

这是个闲冷的缺分，倒亏他能守得住；一千八百九十八年，直到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旬万寿，进京祝嘏；正好恭王复起，重领军机，深知荣禄干才，保他重回步军统领衙门，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；第二年调任兵部尚书。就此扶摇直上，再下一年升协办大学士；这一年——光绪二十四年，在四月廿三，皇帝下诏“定国是”，决意变法维新的第十天，由慈禧太后授意，升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，实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。

直隶总督号为“疆臣领袖”。但是，这个缺分的重要，在于兼领北洋大臣；而从光绪初年，李鸿章督直，一意讲求坚甲利兵以来，北洋更掌握了举国主要的兵力，成了真正的“疆臣领袖”。慈禧太后派荣禄出镇北洋，勒兵观变；下的是一招足以制新党死命的狠棋！

荣禄手下有三员大将。一个叫董福祥，字星五，甘肃固原的回子。同治初年，西北回乱，董福祥亦是其中的头目之

一。后来为左宗棠西征最得力的将领刘松山所败，投诚改编，反而在平回乱中建了大功；如今官拜甘肃提督、加尚书衔、赏太子少保。所部称为“甘军”，是一支骁勇善战而风纪很坏的骑兵。

再一个是聂士成，字功亭，出身淮军，是李鸿章的小同乡。甲午年朝鲜东学党作乱，中日同时发兵援韩；聂士成随提督叶志超率师东渡，以孤军守摩天岭，设伏大败日军，阵斩日将富刚三造，算是淮军的后劲；又通文字，曾匹马巡边，著《东游纪程》，亦算是儒将。所部号为“武毅军”，半仿德国式的操法，实力颇为可观。

再一个就是袁世凯。甲午中日之战以后，他虽保有浙江温处道的实缺，却不愿赴任，因为道员升监司、升巡抚，起码也得十年的工夫；功名心热的袁世凯，一心只想走一条终南捷径。于是上个条陈，主张练一支新军，以矫绿营的积弊；当国的李鸿藻和荣禄，接纳了他的建议，招募了七千人，就天津以南，土名小站的新农镇上，淮军周盛波的旧垒，屯驻操练，名为“新建陆军”。洋鼓洋号，壁垒一新，深为荣禄所欣赏。

升任为直隶按察使的袁世凯开始在小站练兵，是光绪二十一年冬天的事；三年下来，卓然有成，因而为康有为所看中了。这年六月间，就派人到小站来活动；袁世凯装傻卖呆，根本不容说客有启齿的机会。这样到了七月里，新政展布，如火如荼，皇帝乾纲大振，新党气焰愈盛；最令朝中大老侧目的是两件事：七月十九，礼部主事王照专摺参劾本部堂官怀塔布、许应骙等阻挠他的条陈，不愿代奏，结果礼部

满汉尚书、左右侍郎，奉旨一律革职。京中各衙门的长官，称为“堂官”，部里满汉尚书、侍郎共是六员，通称“六堂”；这礼部六堂，尽皆革职，与光绪十年恭王以下的军机大臣，全班被逐，都是有清开国以来，史无前例的事。

另一件是七月二十上谕：“内阁候补侍读杨锐、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、内阁候补中书林旭、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，均赏加四品卿衔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，参预新政事宜。”一切大政，都由“四京卿”拟议；发号施令，亦由四京卿拟上谕交内阁明发，或交兵部寄递各省。这等于皇帝另外组织了一个政府；原来的军机处，就象雍正七年以后的内阁一样，变成有名无实了。

于是旧党——实在也就是后党；通过各种途径向在颐和园养的慈禧太后进言，非采取决绝的手段不可。而慈禧太后只是冷笑，一无表示。

到了七月二十六，突然有一道电谕：“命直隶总督荣禄，传知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。”袁世凯是七月二十九到京的；这天，八月初五回天津，前后在京逗留了七天。

“恭喜，恭喜！”荣禄一见面就道贺，“我已经看到八月初一的上谕了。”

原来八月初一有上谕：嘉许袁世凯“办事勤奋，校练认真”，开缺以侍郎候补，“责成专办练兵事务，所有应办事宜，随时具奏”。这不但使得袁世凯一跃而在一二品大员之列；并得专摺奏事，直达天听。这是所谓“大用”的开始，非寻常升官可比，自然应该道贺。

可是袁世凯知道，在这道上谕中，荣禄最重视的是“责

成专办练兵事宜”这句话，如今的兵权在荣禄手里，也就是在慈禧太后手里；而皇帝想假手于他夺太后的兵权，荣禄就必得为太后为他自己保护兵权。这道上谕一发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后帝母子之间的冲突，已很少有调停的可能；而首当其冲的是自己，也是荣禄！

局势如一桶火药，而药线在自己手里；一旦点燃，如何爆出一片锦绣前程，而不是炸得粉身碎骨？这个他从午前十一点钟上火车，一直到此刻，五个钟头的考虑而始终不能委决的大疑难，是到了必须作决定的时候了。

事机急迫，无从考虑；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他平时信服实行的八字真言：见风使舵，随机应变。

心里闪电似地在转着念头，口中还能作礼貌上的酬应，“这都是大帅的栽培。”说着，垂手请了个安，表示道谢。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皇上的特达之知，于我何干？”荣禄问道：“京里的天气怎么样？”

此时而有这样一句最空泛的寒暄，大出袁世凯的意料。不过略想一想，不难明白，此正是荣禄存着戒心之故。自己不必作何有絃外之音的回答，老老实实回答最好。

“到的那天下雨，这几天很好。不过早晚已大有秋意了。”

“喔，你住在哪里？”

“住在法华寺。”

由此开始，荣禄接连不断地，只谈些毫不相干的闲话；这种深沉得不可测的态度，使袁世凯大起警惕，如果再这样敷衍下去，荣禄会怎么想？他一定是在心里说：这小子，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？居心叵测，再不能信任了。

这样一想，立即向左右看了一下；趋前两步，轻声说道：“世凯有几句紧要话，密禀大帅。”

荣禄声色不动，只侧脸一挥，说：“都出去！”

于是装水烟的听差带头，所有的侍从都退出签押房外，站得远远地；袁世凯便即双膝一跪，用痛苦的声音说道：“世凯今天奉命而来，有件事万不敢办，亦不忍办；只有自己请死！”

荣禄笑了。“什么事？”他问，“让你这么为难？”

“大帅请看！”

接过袁世凯袖中所出一纸，荣禄一看是硃谕，不觉一怔，但立即恢复常态，坐在原处细看。硃谕上写的是“荣禄密谋废立弑君，大逆不道！著袁世凯驰往天津，宣读硃谕，将荣禄立即正法；其遗缺即著袁世凯接任。钦此！”

袁世凯觉得这片刻工夫，关系重大，整顿全神，仰面看着荣禄的脸色。先看他读硃谕并不站起来，知道他心目中并无皇帝，迹象不妙！转念又想：这是还不知硃谕内容之故。如果读完硃谕，面现惊惶，有手足无措的模样，便不妨乘机要挟；或者有忧虑为难的神色，那就很可以替他出主意，为人谋亦为己谋，好歹混水摸鱼，捞点好处；若是既不惊、亦不忧，至少亦会表示感谢，那就索性再说几句输诚的话，教他大大地见个情。

念头刚转完，荣禄已经读完硃谕，随手放在书桌上，用个水晶镇纸压住；板起脸说道：“臣子事君，雨露雷霆，无非恩泽。不过朝廷办事，有祖宗多少年传下来的规矩，‘承旨’责在军机；定罪有吏部、刑部；问斩亦要绑到菜市口。如果

我有罪，我一定进京自首，到刑部报到；哪能凭你袖子里一张纸，就可以‘钦此，钦遵’的？”

这番回答未终，袁世凯知道自己在宦海中操纵的本领，还差人一大截；眼看狂飙大作，倘不赶紧落篷，便有覆舟灭顶之危！

“大帅！”他气急败坏地说，“世凯效忠不二，耿耿寸衷，唯天可表。大帅如果误会世凯有异心；世凯只好死在大帅面前！”

说到这里，痛哭失声。且哭且诉，说他在京曾由皇帝召见三次；三次皆是偕大殿廷，唯有君臣二人的所谓“独对”：第一次是八月初一，垂询小站练兵的情形，当天就有“开缺以侍郎候补”的上谕；第二次是八月初二，皇帝曾问到外洋的军事。

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天。八月初三，荣禄曾有电报到京，说英国和俄国已在海参崴开仗；大沽口应加戒备，催袁世凯立即回任。而就在这天晚上，谭嗣同到他的寓所相访，要求他带兵进京，包围颐和园，劫持慈禧太后。同时表示，皇帝将在八月初五，再度召见，有硃谕当面交下。

“一看硃谕，世凯吓得魂飞天外，恨不得插翅飞回天津。袁世凯蒙大帅提拔之恩——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荣禄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，“有话明天再说！”

说完，将茶碗一端；门外遥遥注视的听差，拉起嗓子高唱：“送客！”

撵走了袁世凯，荣禄立即召集幕府密议，好的是先已有防变的部署，前一天已调甘军进驻离京四十里的长辛店；这时决定将聂士成的武毅军调防天津，监视小站的新建陆军。

在此同时，路局已接到命令，特备专车，升火待发；荣禄便衣简从，悄然上车，深夜到京，预先接到电报的步军统领崇礼，亲自在车站迎接。相见别无多话，崇礼只说得一声：“庆王在等着！”随即陪荣禄出站，坐在蓝呢后档车进城。

庆王府在北城，什刹海以西的定府大街，进宣武门由南往北，穿城而过，到时已过午夜，庆王已等得倦不可当，勉强撑持，听得荣禄已到，精神一振，吩咐在内书房接见。

灯下相见，庆王讶然问道：“仲华，你的气色好难看！”

“怎么好得了？从本初进京，我就没有好生睡过一觉。”

汉末袁绍字本初；这是指袁世凯而言。在亲贵中，庆王是颇读过几句书的，懂他这两字隐语；也意会到他此行与袁世凯进京，特蒙皇帝识拔一事，有重大关系。便即亲自起身，掀帘向在廊上伺候的护卫与听差说道：“都出去！把垂花门关上。”

听得这话，崇礼觉得亦有请示的必要；等庆王转过身来，随即说道：“王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，我跟你请假。”

庆王不答他的话，看着荣禄问说：“受之不必走吧？”受之

是崇礼的别号。

内务府正白旗出身的崇礼，也是慈禧太后所赏识的人物之一；而且步军统领，职掌京师治安，当然亦有参预最高机密的资格，所以荣禄一迭连声地说：“不必走！不必走！”

于是三个人围着一张花梨木大理石面的小圆桌，团团坐定，崇礼先开口告诉荣禄：“老佛爷昨儿回宫了。”

“莫非得了什么消息？”

崇礼愕然：“什么消息？”

“我还以为老佛爷知道颐和园不安静，所以又挪回来的呢！”

崇礼大惊失色，“荣二哥！”他急问说，“怎么说颐和园不安静？难不成新党派了刺客藏在园子里？”

“对了！新党派了个大刺客，打算派兵包围颐和园，跟老佛爷过不去。我给你们看样东西。”

等看过荣禄带来的那道硃谕，庆王和崇礼都伸一伸舌头，双眼睁得好大地，不住吸气。

“好家伙！”庆王说道，“皇上真有那么大的胆子！”

“那必是珍妃在替皇上壮胆。”崇礼问道：“二哥，这道硃谕是哪里来的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”庆王接口，“当然是袁慰庭自己交出来的。”

“王爷猜对了！”荣禄接着问道：“王爷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“除了面奏老佛爷，没有第二条路好走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！”荣禄将身子往后一靠，“劳受之的驾吧，看是怎么样跟老佛爷见面？”

“好！”崇礼立即起身，“都交给我！我找‘皮硝李’去。

回头我在贞顺门候两位的驾。”

等崇礼一走，荣禄才跟庆王谈到应变制宜之道。皇帝决不能再掌权，是不消说得；但应出以怎样的一种手段，却是非慎重考虑不可的，否则，会引起极大的动乱，招致“动摇国本”的严重后果。

“废立一事，决不可行。可是，仲华，”庆王一脸没奈何的表情，“你知道我的处境，我实在不便说话。祖家街有个可笑的谣言，说我两个儿子没有入承大统的希望，所以反对废立。这是从何说起？我就做再荒唐的梦，也不敢指望做太上皇，第一，我是高宗一系；第二，果然废立，以旁支继统，当然是为穆宗立嗣，继穆宗之统。算辈分也不对啊！我能糊涂到连弟兄、叔侄都搞不清楚不成。”

穆宗是“载”字辈；奕劻两子载振、载洵是穆宗的堂房弟弟，自无以弟做子之理！荣禄也觉得“祖家街”的这个谣言，造得太离谱了。

“我就不服！”不大动感情的荣禄，忽然愤慨了，“莫非只有他‘祖家街’，‘翔凤胡同’就不够资格入承大统！”

“祖家街”与“翔凤胡同”这两处地名，指两处王府。恭王府原是和珅的住宅。乾隆末年，皇子私议储位；庆王奕劻的祖父、皇十七子永璘表示：“天下至重，何敢妄窥大位；将来但愿能住和珅的宅子，于愿已足。”及至乾隆内禅，皇位归于永璘一母所生的皇十五子，即是仁宗。嘉庆四年，“和珅跌倒”，仁宗想起这段往事，就拿和珅的住宅，作为庆郡王永璘的赐第。咸丰年间，改赐恭王。不过这座王府在三转桥；恭王另在什刹海附近翔凤胡同，构筑别墅，命名“鉴园”。通常说

恭王府，都指鉴园而言；所以荣禄亦以翔凤胡同，作为恭王府的代名。

祖家街在西城阜成门大街以北，相传是清初降将祖大寿的故宅；端王载漪的府第，在这条街上。载漪是惇王奕詝的第二个儿子，承继为仁宗第四子瑞亲王之后，照清朝亲贵承袭的制度，降等袭封，瑞亲王绵忻之子奕志承袭，降为瑞郡王；载漪是奕志的嗣子，降等承袭为贝勒。载漪颇得慈禧太后的欢心，所以在光绪十四年就加了郡王衔；四年前晋封为瑞郡王，不道军机大臣糊涂，承旨时将“瑞”字误书为“端”字。上谕既发，不便更正；载漪就这样糊里糊涂成了端王。

端王载漪，与恭王的几个儿子，与穆宗都是嫡堂的兄弟，如今要在近支中找“溥”字辈的作为穆宗的嗣子；则恭王府亦有资格。而载漪恃太后之宠，一心以为只有他的儿子，可以入承大统。荣禄在恭王生前，颇蒙器重；因而有此愤愤不平之言。

“你也别替人家发牢骚了！言归正传，我看，”庆王沉吟了一下说，“眼前只能在‘训政’二字上做文章。”

“这篇文章可要做得好！”

“做文章容易。”庆王答说：“总要等‘见面’以后，才能放手办事。”

“见面”、“递牌子”、“叫起”都是朝贵常用的术语。军机大臣每日进谒，称为“见面”；庆王此时所说的“见面”，是指见了慈禧太后而言；未奉懿旨，一切都无从措手。于是，各自换了公服；两人同车出府，向东疾驰。

向来大臣上朝，都由东华门入宫；此时事出非常，驱车